



## 夏日,丝瓜架下

□ 孙光利

天热了,丝瓜架下那金黄色的丝瓜花就开得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的。有时,我会站在下面,不赏花也不摘瓜,就那么痴痴地站着。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心就像一只小鸟,要是展翅,准能飞起来。可是,有这么个如此惬意的境地,又干嘛要飞呢。这难得的闲暇时光,人生有几?

是啊,站在那丝瓜架下就自然而然地打开了。在这里,远比我小城内的二居室里放松得多了。一眼望去,尽是绿叶、黄花,微风过处,凉风宜人。如此,再一想小城里那些盆花竟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了。

那丝瓜架不仅给小院增添了些许生机,最重要的是它的实惠还在后面呢。

遗憾的是,今年就没有架丝瓜。大热的天,北窗下,老掉牙的桃树和刚成气候的核桃树的枝叶趋势蔓延过来,只是,还不足以遮住毒辣辣的阳光。

我站在那地处,怔怔地,念着昨日之好。

早年,我没上班之前,就住这东边的北屋里。上班后,逢着节假日回去小住,也住这边。平日里,就闲着,随手放些常用的家什。正魔怔着呢,忽听娘在那边的屋里叫我。

那边,自然是西边的北屋。自奶奶去世后,父母就

搬那边住了。

我过去,也没什么事,无非就是说说话,问中午想吃什么。这屋子,年代已久,墙壁上四处都黑乎乎的,烟火气甚浓。大白天里,父母常进进出出,屋门关不住,屋里苍蝇嗡嗡横行,桌子上的苍蝇粘上,沾满了苍蝇。上了年岁的父母也是没法子啊,人,总得活着吧,是不是?再说了,这是我自小生活过的地方,我还得陪着父母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今年怎么没在院子里架丝瓜呢?”我问娘。

“你回来时在门口没看见吗?架在你迷糊爷爷家门口了。”娘说:“我和你爸爸年岁都大了,也吃不了多少,今后就不种了。主要的是你们哥俩又不常回来。还种那些个东西干什么?”

老了,我们哥俩不常回,这些话是实情,我听得出来,说这些话娘没别的意思。只是,我听罢,却无言以对。

“怎么问起这个来了?”娘问。

“刚才站在院子里猛地想起从前的一些事来。”我说。

过不了几天,丝瓜架下就吊满了叮楞叮楞的丝瓜。若是在那些日子里回家,丝瓜炒鸡蛋、丝瓜鸡蛋汤是必不可少。第二天回城的时候,母亲又去丝瓜架下

摘些上好的丝瓜让我带上,再看她手中提着的菜篮子里就剩下几只弯弯不棱、很不成样子的小丝瓜了。

中午,父亲把小饭桌也搬到了丝瓜架下的浓荫里,小风一吹,凉快着呢。我给父亲和我倒满了啤酒,边喝边聊;儿子也长大了,见我们喝酒,他也会倒上一两杯学学我们的样子;而母亲,边吃着饭边看着我们聊天,我看得出,那幸福溢满了她全身。

有时,在那丝瓜架上或者是蝉或者是小鸟会叫个不停,不管是谁,只要伸手摇一摇身边的丝瓜架,那叫声也就戛然而止。这时,总会有枯萎了的丝瓜叶和花朵轻轻飘飘地落下来。偶尔也有斑斑点点的阳光透过丝瓜叶的缝隙溜进来,花花搭搭的落在地上,风一吹,有些晃眼。

记得在早一些时候,母亲原是在那地方栽了一棵桃树的,每年的夏末秋初能摘上整整一化肥袋桃子,其味之甘美一点也不输于去肥城表哥那里吃的桃子。后来,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那桃树竟被满枝的桃子缀倒了……

自那以后,父亲就在那地方架起了丝瓜。没想到丝瓜也是出奇的旺,年年拼命地结着丝瓜,我自然也就乐得吃父母种的丝瓜。而在丝瓜架下的浓荫里陪着父母吃饭聊天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 回迁记

□ 崔立

早就想好了,把户口从上海闵行迁回崇明。大热天一大早,我驱车100多公里到家,接了父亲,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柜台里的男警官扫了眼递上的材料,皱眉说,怎么没宅基地证?拿了再去。男警官一翻材料,再对照身份证,说,你这产证的名字和身份证名字不一样啊。我一看,果真是,父亲名字里的“鑫”,和宅基地证上手写的“新”,是谐音,但不是一个字。父亲说,那个时候,手写的名字很多都写错的。男警官摇头说,你去村委会和土管所出个证明再来吧。

上午来不及了。午饭后,我们去了村委会,又去了土管所,再到派出所。那个男警官又一翻材料,说,还是少呀,你的户口簿呢?他说的是我的户口簿。我为之一愣,先前让父亲问过,没说要我带户口簿。

我和父亲走出派出所,这一天的奔波,看来是无望了。

坐进车,我终是没忍住,怪父亲,说,你怎么回事呀爸,让你问清楚的!又说,下次我还要回来一趟,那么远的路,耽误多少事呀!

父亲没有回应,只静静地听。

车子往家里去,原本坐副驾驶座,现在坐后排的父亲说,那个时候的迁户口,我往返于崇明与闵行之间,跑了五趟。第一趟……

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考上了学,户口可以农转非了,简直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也是这么一个大热天,父亲坐公交车,又换乘轮船,再坐公交车,又换公交车,那时连通上海与崇明岛之间的上海长江隧桥还没开通,从崇明到一江之隔的上海其他区,只能通过码头上的轮船来完成,太不方便了。

车子在十几分钟后到了我家的院子门口,父亲还没有把第一次的故事讲完。我停下车,从车子上下来。父亲也打开车门,下了车。

大太阳还烫人地洒在身上,母亲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我眼前的父亲和母亲,两鬓间那些明显的斑白。

不知不觉,这时光竟是走得如此匆忙。

我想说,对不起,爸。

这话,哽在喉咙口。



## 山中遇蛇

□ 李勤安

走在通向小庙的小路上,忽然前面的人惊叫一声,正要问咋回事?只见一条二尺长的黑蛇眼前一闪,从陡峭山路上钻进草丛中。

山中遇蛇本不稀奇。有年山中打工,我每天都会与毒蛇不期而遇,常被吓得叫出声来。

记得到石门沟的第二天,几个人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两只小鸟蹦蹦跳跳,叫声急促。

常年跑山的老贺大喝一声停下!我们不由止步,不解地望着老贺。他说前面危险!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路中央果然盘着条蛇,原来这里在进行着一场乌蛇大战。

受到小鸟的攻击,蛇高昂着脑袋,吐着细长的信子,等待着最佳时机,一招制敌。

后来知道这蛇属于秦岭特产,学名叫蝮蛇,俗称七寸蛇。个头小毒性大,身上的保护色跟土石的颜色差不多,很容易被忽视。

随着各个工队的陆续进入,冷清的石门沟有了人气。来来往往闹出好大动静,周边的蛇几乎没了踪影。等整个石门沟剩下我和另一人留守,像似警报解除,动物恢复了从前的自由自在,频频亮相。黄羊、扭角羚、披一身五彩衣的锦鸡都会惊鸿一现,我与蛇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多,最高纪录达到了一日七次。

记得有次从山下回来,在一块石头上休息,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对面的石缝里会不会有条蛇?拉长目光,真是邪门儿!还真有一条土色的蛇慢慢移动!咫尺之间,我唯恐激怒了蛇,屏住呼吸慢慢挪动,逃离危险范围快步离开。从此自觉养成一个习惯,休息时侦察周围有没有蛇,尤其是路边的枯木最好别坐。蛇最喜欢钻进树洞了做千秋大梦,不慎冲撞了它有你好看!

曾遇到一条身子被鸟儿啄成三段的死蛇。点点血迹表明这里发生过一场大战,鸟儿大获全胜。对着一个和身体分离、张开嘴巴的蛇头,我找来一个细棍拨拉,那嘴一下子咬住了细棍儿。如果是手指,估计人会中毒。怕吓着路人,我把蛇的残肢埋在路边。

最惊险的一次是到坡上捡蘑菇,我穿的是那种露脚指头的凉鞋。嫌草地走着不利索了,就踏上一段长满星星点点木耳的枯木,走了几步,只见前面青草迅速向两旁分开,诧异之间,一条红花蛇从脚前迅速划过,飞也似的“游”到长满藜藿植物的河床。

我的脚分明感到了一股凉飕飕的风,再近那么一点点儿,“红花郎”和我脚趾就“亲密”接触了。遭它袭击,荒山野岭,救过来的可能性小到忽略不计。

这次与蛇近距离遭遇,从此我再也不敢穿凉鞋走山路,甚至到如今不敢穿拖鞋上街了。



## 人生一杯酒

□ 张帮俊

人的一生总会与酒沾上关系,即便你滴酒不沾,可也免不了要参加饭局。有饭局就会有酒,有酒就能感受喝酒的人不同样子。

这么多年,早记不清赴了多少次酒宴,喝了多少酒,对那些有缘同桌一起喝酒的人,有的早已忘记,有的则至今印象深刻。

俗话说,“酒品如人品”,这喝酒的人如同这各式各样的酒一样,各有各的味道。最喜欢与直性子的人喝酒,这种人性子直率,有话直说,不会拐弯抹角,藏着掖着。喝酒时,也爽快,就好像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十足。比如,斟酒时不小心往他的酒杯里倒多了,他也只是笑笑,“多就多点,就当我不辛苦点!”。向别人敬酒时,他们总喜欢先干为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份热情与尊重让你没法推辞。若他发现,自己杯子里的酒比对方要少时,便会立刻拿起酒瓶又加了些,直到他认为彼此都公平为止,在他的心里,不想占别人的一点便宜,喝酒也是。当然了,这种喝法容易醉,想当初,我刚参加工作时,禁不起别人几句话一激将,把持不住,便上当了。常常别人没醉,我先醉了,不过,还是喜欢那种喝法,特具男人味。

最不喜欢与装的人喝酒,这种人喝酒很假,明明酒量很大,却故意装作不能喝。几杯下肚之后,当别人再向他敬酒时,他便捂住酒杯摆手道:“不能喝了,再喝就醉了!”不管你怎么劝,他就是不上当。他的伪装迷惑了你,还以为他的酒量不行,可你却在某一天,在别的场合意外地发现,这人很能喝,还端着酒杯吹牛,“这点酒算什么!再来一瓶我都能喝掉!”一下子,让你感觉有被欺骗的感觉,觉得这人不诚实,以后还是少打交道为妙。

有的人喝酒总会找各种理由“躲”酒,不是回去要开

车,就是最近胃不好,要么借故上厕所,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借口,一大堆理由说了半天,对方早把敬他的酒喝光了,他还在那说个不停。这种人让人觉没劲!能喝就喝,不能喝就不喝,痛快一点!这种人要是穿越回水泊梁山,估计,也不太受欢迎,至少在酒桌上。

在喝酒的人中,还有一种人一到酒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热情,话也特多,这个哥,那个弟,逮着你说不完,有些相见恨晚的味道,你还认为这是他的另一面。可是离开酒桌后,下次在某地方碰到时,他好像不认识你一样,见到就像没见过的。这种人可能擅长逢场作戏。

一般情况下,与领导、女人喝酒时最拘束。和领导喝酒得时时注意,说话是否恰当,不能抢了领导的风头,还要察言观色,恰到好处地为领导代酒。若喝酒的人中有女性的话,说话内容就更要注意了,要避开一些敏感的东西,喝酒时也要注意形象,这关系到你在女性中的形象。所以,这种饭局酒宴熬下来,很是“心”苦。

吃饭免不了要喝酒,喝酒也就不可避免会劝酒,何况,劝酒是咱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礼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古诗中就有劝酒之意。大家在一起喝酒并不是单单为了喝酒,而是图个气氛,否则,不如自己买点花生米独饮。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开始进入劝酒阶段。到了这时,酒司令开始推销桌上剩余的酒,就像业务员推销手中的产品一样,把酒推销出去也是需要些本事的。有时硬的不行就得靠软的来。得用点计谋,比如“激将法”,让他受不了你的言语刺激落入圈套。还有的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就像司马懿任凭诸葛亮如何刺激,始终不肯上当。这时,就得利用最后的杀招,“先干为敬”,不由分说,先把自己杯中的酒喝完,把难题抛给他。要么,他当缩头乌龟弄得没面子,要么就得把酒喝了。

文友、诗友等有共同情趣爱好的人聚会,喝也喝得最尽兴。“酒逢知己千杯少”,借酒会友,以酒论道,颇具雅兴。无论碰到哪一类喝酒的人,能够有缘一起喝酒,哪怕今生只有一次,也是酒缘,倘若遇到了值得交心的酒友,更应万般珍惜。

喝酒,其实不仅为喝,而是酒中融入了情感。人生就像一杯酒,有时浓烈有时薄,酸甜苦辣全都有,酒不醉人人自醉,喝酒,品出的是人生百般滋味。

## 阳光下,麦茬的白

在四处漂泊的我  
随着脚步的方向  
而故乡一直都在那里  
是我的根,我的灵魂,我的栖息地  
一次次灼痛我眼睛的故乡  
巷子里斑斑锈迹的锁  
还有年迈父母种植的麦田,及收割后的麦茬  
每年夏天

我都候鸟般的  
往返收割麦子  
父母在,那是他们的粮食  
那是我的家  
一次次

白花花麦茬刺痛我的心  
映着老人们佝偻的身影  
和外出打工者的无奈  
(毛韶子)

## 阿妈最亲

——天祝草原放歌

我问百灵鸟谁最亲?

鸟儿回答森林最亲。

呀啦嗦

森林是它栖息的家

飞翔的翅膀在那里练硬。

我问马儿谁最亲,

马儿回答草原最亲。

呀啦嗦

草原是它温暖的家

驰骋千里的壮志在那里诞生。

你若问我谁最亲,

我告诉你阿妈最亲。

呀啦嗦

阿妈的怀抱是我生命的襁褓,

阿妈的乳汁铸成我信念的坚定。

我问蜂儿谁最亲?

蜂儿回答花丛最亲。

呀啦嗦

花丛是它投粉的家,

辛勤酿蜜甘如馨。

我问鱼儿谁最亲?

鱼儿回答神湖的水最亲。

呀啦嗦

湖水是它自由自在的家,

上浮下沉的本领在那里炼成。

你若问我谁最亲?

我告诉你阿妈最亲。

呀啦嗦

阿妈的心里全装着我的世界,

阿妈的白发是对我永恒的牵牵。(李均)

## 旧时光

姥姥,那时还在

河里洗好的花衣裳

随手晾在石头上

有时,石头在河心

有时,石头在岸边

就算有人收错了花衣裳

第二天,准会晾回去

铺开的样子,好像只有风动过 (赵敏)

## 小暑过后

在干旱的日子里一棵稗草有着充足的水分

父亲的田里总要余留一些

这得益于他饲养的一头黑驴

大暑过后,稗草嫩得发白时

穿行于父亲的黍子地里

后来

——四十天无雨。村庄可怕的

静默

黑驴也吧嗒着干裂的嘴唇

正灌浆的穗子牵扯脑袋向稗草讨水喝

稗草匍匐在垄沟的凹处

挤几只烟蛆的胆汁救急

趁着夜色,又去

寻找露水 (张凡修)

## 老屋的旧物·扁担

是父亲

随手卸下的

一根肋骨

许多年以后

我学着母亲的样子

抱着它

十根手指

沾满了泥土,汗渍和风雨 (张浩)